

中國
國民黨
史稿

邹
鲁
／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國

黨

邹
鲁 / 编著

上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民党史稿 / 邹鲁编著. — 上海: 东方出版
中心, 2011. 11
ISBN 978-7-5473-0429-7
I. ①中… II. ①邹… III. ①中国国民党—党史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088 号

中国国民党史稿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380 千
印 张: 53.125
插 页: 6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29-7
定 价: 150.00 元(上、中、下册)

吴 序

历史者，记人类已往行动之事迹，供后人参考，以验人类行动之状态，得一归纳之究竟者也。故良史氏记载，每以直笔为不易之鹄，例如科学家，用客观态度，随物态所呈露，依正确者谨书之之谓而已。吾人苟有行动，一经演出，是合，是误，是真，是伪，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功功罪罪，不能讳饰，亦无可诬枉。如有作用于其间，所谓史之别一义，曰足以为后人鉴戒之者，尤为舛驰。自春秋褒贬之义兴，用于鉴戒者，非不甚盛，惜乎不能因物付物，设个人之成见，遽定是非，于是反开讳饰之阶，而成诬枉之厉，历史遂变为艺术，而不成作为人类行动之科学矣。就历史正确之材料，而抉其弊病，则有五端，一即讳，二即饰，三即诬枉，其四为传误，其五为疏漏。国民党之历史，中山先生常恐其不正确，故以为与其使人见仁见智，各有其所知，以为揣测，不若直自记其已往之迹，有则言有，无则言无，俾后世能知其正确而得适当之归纳，遂于学说中，自为自传，于不讳，不饰，不诬枉，则已示吾人以楷模矣。惟一党之大，四十年已往之陈迹，中山先生止在机务极繁之暇，执笔有所载，自不能极详，于是作党史者纷起，即无有敢为讳饰与诬枉，然终难免于传误，且大都仓卒为之，更必有无可讳言之疏漏。如是即定为党史，决不能言已尽夫厥职。幸而，中山先生既于自传，示其不讳不饰不诬枉之楷模矣。复知将来传误疏漏之不能免，又谄命海滨邹先生，征集材料，为大规模之编纂。于是，积之年载，所得綦多，邹先生着手整理者逾三年，虽中间小有作辍，而用力不可为不勤，然而仍不敢定之为史，止概名之为史料，虽经展堂胡先生鉴别其正

中国国民党史稿

确，劝名为史稿。然曰料，曰稿，欲出版而后有待于当世同志之批评。尚有讳饰诬枉否乎，有否传误者乎？如皆得免之矣，知各地同志见闻所及，必有可以补益疏漏者，如是而泐之为史，庶乎尽正确之能事，以科学方法，记人类行动，无与于一党之得失，乌乎谨矣。

民国十八年二月吴敬恒附言

序 言

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余正搜集材料，拟完成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总理论之曰，盖并搜集材料，编成党史。余谨遵命，因在中央党部周刊，特登征求党史材料广告，并由青年部与海外部，联名发函海外，以广征集，复乞同志中尝身与其事者，开列事实，或口述而为笔记。对于出版书报，有关党史者，购借抄录，尤不惮烦，总理更时时有所见赐。及冬，而积稿几盈二篋，乃乘十四年春假，假宅友人，以便专心编辑。孰意甫行从事，而总理以病耗告，余赴京侍疾，乃中辍。及秋，因清党开会的西山总理灵前，意南回未有期，托友将留粤之党史稿件寄京，至则余又来上海。十五年夏，取得一部材料，编辑《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乃甫成。先严弃养，孤露昏瞆，遂未能再事汇集材料，以纂党史。至冬，党史材料由京携回，而党军将至，谋应付之不暇，卒无能执笔。至十六年四月，南京清党，五月乃得再理旧稿，着手编辑，虽在酷暑，犹不敢懈。直至九月，编至革命章武、汉革命以前，而沪、宁、汉党部统一，组织特委员会，余因赴南京服务，而党史之未编者，请胡汉民先生续成，其已编者，请为改正。蒙胡先生允许，用章次改定，大体订正后，胡先生与余均先后出国，遂复搁置。去冬始各言旋。胡先生方有事于南京，仍促余终其事，并叠嘱无过求全，速梓以应需要。因之日夕从事，依据胡先生为改订之章次，及修正之事实，分别更易续成之，以公诸世。兹有为读者告者，则总理个性之发见，当以中华革命党章程为最，以党治国，以身负党之精神，悉行表现。然因誓约中有附从孙先生革命之言，及党章之军政训政各时期，竟为世人所

诟病，同志亦多怀疑，更不能实力奉行，以底于成。及苏俄革命成功，全国在共产党之下，严密为政治进行，总理之理想，一一见诸事实，所以总理之称许苏俄革命方式，非称许苏俄也。借苏俄以证己之理想之易于实现，所以塞世人之口也。下察者流，谓民国十三年改组，总理效法苏俄，实则总理偕苏俄之方式，畅个人之主张也。且总理一生以创造自负，历数美、法、俄之革命，只有一民主义，或二民主义，以三民主义革命者，实以本党为创始。而三民主义，又自融中外古今学说之精华，世无其匹，所以一面谓三民主义，合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同时即批评美国之革命，只有一民主义；一面谓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同时即批评马克思为社会之病理家，不合于进行定律。为方便说法，则乐取于人以为善，而至于根本异同之际，则又未尝轻于舍己以徇人。今遗书具在，而汶汶者，曾不及此，此总理所以常憾同志不能明瞭其主义也。吾党历史，有四十年之长，党务遍于全球，党史不获在总理生前，秉承一切而编成之，缺漏至多，实为遗憾，故兹籍取所有可征之事，悉行采录，聊缀成文，俾有条理，以供史料，亦可藉以继续征求事实，备他日完成党史，因拟名曰《中国国民党史料》。嗣经胡先生引《明史稿》之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史稿》。但一人之搜集有限，率笔直载，有征引者详，难稽考者略，亦事之无可如何者，深愿斯篇出后，各地党部，各地同志，凡身与其事，或见闻所及，有关党史者，无论文之修短，事之巨细，皆望随时见示，俾得汇为完备党史，昭未方来。初，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之成也，余先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实出版，以为征集材料，兹篇取义，即本于此，是则余受总理命，兢兢努力之用意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日邹鲁

胡汉民先生关于此书之函件

海兄大鉴，顷得手教，尊稿可交焕廷转弟，以便执校勘之劳。精卫于入北京之前，其以指血寄我书，为“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八字，薪以喻即为革命而死，釜则喻受煎熬，苦苦支持革命者。伊曾于《民报》最后一期，著有革命之道德，畅言此二义也。弟渐渐恢复去年之生涯，惟尚不能作隶书耳。专覆。即颂。

旅安。弟汉民顿。二十日

海兄大鉴。叠得手教，具悉。稿件亦俱收到，弟意如次。

一 分类当以组党、宣传、革命为三部，暗杀纳入大革命，而海外纳入组党，如此则体裁既善，分量亦复相当也。

二 绪论一章，似宜删割，因其不必要，且为此综合的批评，其不容易也。

三 注宜用较小一体之字，例如原文五号，则注用六号。

以上三点，望裁酌。专此即颂。

时祉。弟汉民顿。十三日

以上为十六年函件。

海滨兄大鉴。来书诵悉，革命史稿，即嘱人检还。（或其中有一二文件，须摘抄，然已嘱其从速）弟等外游，不曾工作，余人似慎重，现在弟意，似不宜过于求全，只于纲领章次，如暗杀等纳入革命起义之类，稍加厘改，便可以初稿出版，不审以为如何。专复即候

近安。弟汉民顿。十二月一日

海兄大鉴。顷由焕廷转来手书，具答如下。

（一）尊稿改编，即可出版。匆匆再寄弟参酌，弟太冗忙，不敢

一误再误。

(二)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似以纳入宣传为宜。盖言党言革命,而不知主义之尊,是不知有党与革命者也。宣传而不本于党之主义及政策,尤非党人所宜有也。因于时代,而或有所偏重,甚或有所忽略,其功过若何,亦可存其本与,使天下后世之公判,兄当以为然也。

(三) 弟手边一无可加之材料,惟邵翼如兄于《建国杂志》,屡有关于党史之撰稿,(如肇和舰之役尤说),可资采择。

(四) 弟忙至无执笔之暇,而党之重要,不宜轻率为序,求敷衍塞责。元已则由兄摘弟前后时论之书,厕之他人之序末,或卷末,以略存所见耳。

(五) 书卷当为草署,然久不临池,字必不佳也,专覆即候近祺。弟汉民顿。十二月十三日夜

以上为十七年函件

海兄大鉴,叠得手教。

今作一书签,再三书之,仅能如此。史稿之名,则协之兄,亦以为当,盖如万季野之《明史稿》。固炳耀数百年也。此候

近安。 弟汉民顿。

各位同志,今天是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起义纪念日,此役经过,已有许多同志著书纪述,但没有十分完备的,这也难怪,因为此役事太复杂,私人记载不完备,其比较详细的,还算邹海滨先生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这部书兄弟曾经代他校订过,后来付印错的地方,前几天又校了一遍,现已派人将校正抄出付印,供同志们参考。

以上十八年函件及演讲。

再版自序

民国十八年，本书出版以后，余随时随地，搜集材料，以备增修，乃播迁无定，所获至鲜。二十一年重长国立中山大学，见人见事，随时留意，复登报征集材料，岁月所积，稿件渐多，乃从事补编，加以友人及同学数人之功，已成之稿，高可数尺，卒因二十五年出国，归国后又为病扰，未能整理完结即以之出版，不图此次广州遭敌机狂炸，此稿亦随广州无数市民财产，同罹劫运，即搜得之材料，亦全失去。余即惜将成之稿付诸一炬，尤感另搜材料为之增修未能在短时间如愿以偿，乃在日日敌机狂炸中，从事改订再版。盖在此抗战建国时期，欲将本党史迹，使人人共知，以冀总理之主义与先烈之精神，深入民众，益鼓国民之团结，而振作其精神，在三民主义之下，完成其抗战建国之责任耳。而尤欲使同志同胞鉴戒者，则党之能否负革命建国之责任，不在党员之多寡物质之丰缺，而纯在全全党之精神。兴中会人数寥寥，一切由总理亲自策动，其时党员在总理精神感励之下，屡仆屡起，举义至十数次之多，何其壮也。同盟会时代，党员人数，亦并不多，然皆感于总理之主义与精神，千辛万苦，有进无退，且有一个党员所在之地，其革命精神与事实即表现于其地，当地政府即不能不视为劲敌。败属党员，即素昧生平，见面便如手足，其亲爱精诚尤足多者。至于党员之从事革命，极少仰给金钱于党部，经费之使用，以几毫几圆记。在广州运动新军之同志，每日下午步行至燕塘，清晨复步行回省城，从无支半文车马费者。若有余款任某事者，事不成即无面再见同志。当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温生才烈士，曾在黄克强先生处，领得广

毫十圆为暗杀李準费，未达目的，温再见黄，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圆，负责杀李準，李準尚在，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谘议局门首。民国纪元前四年广州之役，同志推余以防营举义，防营悉皆联妥，卒因遗票失败，事前之经营，事后之收拾，用费统不满广毫四千圆，且悉出自筹。即三月二十九之役，尽全党之力以赴，所用亦不过十余万元而已。惟有此种精神，故能不数年间，推倒二百余年之满清及数千余年之君政。逮入国民党时期，本党有数省之地盘，党员达数十万，军队亦达数十万，金钱所费，即民国二年之国会，数月之间，经余个人手去出者，亦达四十余万圆。乃二年讨袁，不匝月而一败涂地，何成败之悬殊哉？实精神之差异有以致之也。总理鉴此失败，乃有中华革命党之组织，其精神在服从总理一人，其作用在组织训练，复不憚举国民党之党员大行淘汰，虽大创之余，百孔千疮，终能树定党基。洪宪、护法、讨贼诸役，再接再厉，其精神一贯。至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供他山之助，益强本党之基，举向来未能做到之严密组织与训练，努力迈进，复注意广州民众之组织，教育之党化，而成功之枢纽，尤在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将党国之军队，根本改造。如是本向本党之革命精神，加以刷新革命之组织，不转瞬间，遂得以北伐成功，建设进步。虽以倭寇怀一贯灭我之政策，更有数十年处心积虑之经营，去年大举来侵，蒋总裁本总理之精神暨吾党之主义，毅然抗战，全国一致，无党派之别，无地域之分。复乘抗战之时，同时为建国之事，爰于战事严重时间，开第五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奠抗战建国之基。更根据此次大会之决议，而开国民参政会，不特不如各国战争时期，削国民参政之权，且于抗战时期，特予国民参政之责，尤足使全国在三民主义之下，表现亲爱精诚。嗟乎，同盟会时期，全党亲爱精诚，可以推倒满清君政，中华革命党时期，全党服从总理，可以使洪宪、护法、讨袁诸役均告成功。今日全国亲爱精诚在蒋总裁领导之下，而推倒数十年侵略我国之倭寇，安得不操诸左券哉。深幸吾党同志，全国同胞，借往鉴来，益坚抗战

必胜，建国必成之念，则本书之再版，或不无涓埃之补焉。至此次再版，因材料遭毁，未能从事添补，惟将余篇之组党、纪律、财政三篇，分割并入组党中，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三篇，编入宣传中，若夫增修之举，请俟异日，幸读者有以鉴谅焉。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序于国立中山大学邹鲁

总目录

第一篇	组党	上册	1
第二篇	宣传	上册	367
第三篇	革命(甲)	中册	629
第三篇	革命(乙)	中册	877
第四篇	列传	下册	1167

上册目录

第一篇 组党	1
第一章 兴中会	3
第二章 中国同盟会	48
第三章 国民党	121
第四章 中华革命党	154
第五章 中国国民党	260
第二篇 宣传	367
第一章 兴中会之宣传	369
第二章 同盟会之宣传	408
第三章 国民党之宣传	514
第四章 中华革命党之宣传	518
第五章 中国国民党之宣传	533
第六章 三民主义之演进	584
第七章 五权宪法之演进	612
第八章 建国大纲之演进	620

第一篇 组党

国民党名称之演变

本党历史,已数十年,初为兴中会,继为同盟会,为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及今为中国国民党,然其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救国之精神,则始终一贯。按兴中会名称,始用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年,纪元前七年,成立同盟会,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三年七月八日,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八年十月十日,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但中华革命党之名称,虽正式发表于民国三年,而纪元前一年,美洲之盟书已称“中华革命党党员”,^①中华革命党于民国三年正式发表以后,而国民党名称同时亦有用之者,^②自同盟会至中国国民党,每易名称,均有正式宣布,而兴中会与同盟会递嬗之间,则阙如也,且其精神虽一贯,而形式则同盟会殆为创立者,^③以后分节叙述之。

注释:

① 美洲署天运八月二十二日之盟书,党员书押之上,冠以“中华革命党党员”字样。

② 三年时虽改为中华革命党,然亦有用国民党名称者,其因有二:(一)海外党部于当地政府立案不易,恐易名为当地政府所摧残,故仍用旧名。(二)见下总理致芙蓉同志书。

③ 《建国方略》中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

第一章 兴中会

民国纪元前二十年(壬辰),总理创设兴中会于澳门^①,总理自纪元前二十七年(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当纪元前二十六年,总理肄业于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字弼臣)者,其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总理一见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罗致会党,以听指挥。总理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②开办,以其学校较优,及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乃于纪元前二十五年投入香港西医书院肄业。数年之间,每学课余暇,辄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有陈少白(字夔石)、尤列(字少纨)、杨鹤龄三人,与上海归客陆皓东(字献香)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者不以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中风病狂相视也,总理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倚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为“四大寇”。及总理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广州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纪元前二十年,总理乃在澳门创设兴中会,以倾覆满清为本旨,在广州、石岐、澳门设立药房^③,以为运动机关,时郑士良则结合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开,端倪略备,适甲午中日战开,总理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虚实,深

总理始倡
革命

总理鼓吹
革命

“四大寇”
在澳门创
设兴中会

总理北游
京津